

# 卷二十六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纂-纂言  
 索書號 貴重-33  
 編號 C5884000

## 羣書治要卷第一

###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文言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下處

體極居上體之下純路下道則居上之德  
 廢道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在

也乎  
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

乎  
 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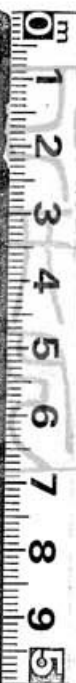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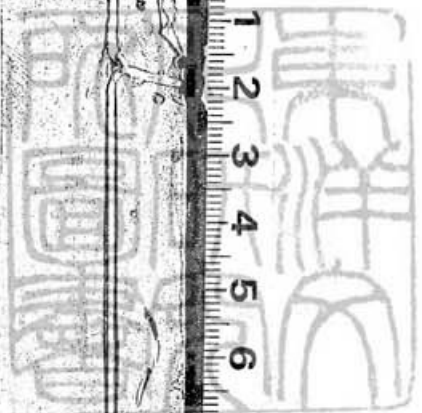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廿六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晉書  
卷之二十六  
魏志下

東晉書  
卷之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魏志下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魏志下

魏志下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見  
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  
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  
立為鄆城王太和元年徙為雍丘王三年徙  
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因致其意曰臣

聞天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  
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四海稱其大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  
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  
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  
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  
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

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  
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  
九親羣后百寮番休逸工執政不廢於公朝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  
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  
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吊之禮  
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  
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於注心皇極結情

紫闈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  
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  
等惠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  
矣臣伏自思惟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  
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  
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

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  
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  
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  
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  
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  
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

傾棄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誠也竊自  
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  
不願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  
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伊尹  
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光  
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  
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

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  
情簡妃妾之家膏沐踈略縱不能敦而睦之  
王授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  
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  
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  
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  
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  
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

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  
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  
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  
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取孫  
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  
覲排金門踏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  
使臣得一散所懷摠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

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  
風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  
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  
叔向匡國三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  
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  
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  
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  
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

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  
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  
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帽下豪右  
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  
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祭之苟吉專其位  
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  
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

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  
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  
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

弄臣死之後事可思

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  
士息已見發其遺孤雜

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  
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  
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  
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  
投命雖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  
相信之明效也初愛封策書曰植授茲青社  
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耳順或  
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



年非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  
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拜翰王  
室臣竊自羞矣就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  
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顧此方外定否  
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  
戴襁子懷糧蹈鋒履刃以殆國難何但習業  
小兒哉愚誠以揮涕河隄鼠飲海於朝萬無  
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  
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  
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  
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  
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入唯正須此  
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  
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  
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發一日獵則衆業散  
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

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  
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  
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掩若晝晦悵然失  
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  
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官冢名爲陵不使其危  
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  
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綬追栢成子仲之  
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  
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  
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  
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  
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  
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  
肉潤骨而榮枯木者唯遂仁德以副前恩有  
詔皆遂  
還之也

六年封植為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

察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

二百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

疾薨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

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

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羸木危

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褒每兄弟遊娛褒獨譚思經典文

學防輔遂共表稱陳褒美聞之大驚懼責讓

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

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尚

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維習為家人之事病困

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

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

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各拜事兄以敬恤弟

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闈闕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余靈薨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賜甚厚評曰魏

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乘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斯觀之賢無與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之助與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

有其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  
 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鴛鴦在原兄弟急  
 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  
 於憂禍之間雖有鬪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  
 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釋而不任一且  
 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  
 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  
 曰昔夏躬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  
 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  
 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  
 樂者人必憂其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極其危  
 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  
 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  
 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  
 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  
 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

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陵江漢負固方城  
 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茲情散旬懷逆謀  
 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  
 碩茂本根賴之自此之後轉相攻伐暨于戰  
 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葉相  
 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奉據形勝  
 之地騁譎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  
 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奪於是廢五等之爵  
 立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  
 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昆輔外無諸侯以為藩  
 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  
 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弃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  
 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手託廢  
 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

室胡亥少君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  
 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  
 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  
 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  
 之於前列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  
 策抑李斯之論剖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  
 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人有定主枝葉  
 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  
 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  
 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  
 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  
 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  
 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  
 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宋虛受

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  
 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  
 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  
 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  
 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  
 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  
 之計刑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越倡  
 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過  
 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舛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  
 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後齊  
 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  
 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耐  
 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  
 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落則本根

無此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而定耳顧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微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宮室變為榛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

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

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策且今以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

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

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

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虫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

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官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率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

州袁紹使典文章

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

中常侍與左棺徐黃並作妖孽饗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闔遺醜本無令德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弃瑕錄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蒙顯誅腹識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掘破棺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虜之態珍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繼繼充蹊坑奔塞路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之也

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

父祖耶琳謝罪

文士傳稱琳謝曰楚漢未分

管仲肆力於子亂唯欲效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蹈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毒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愛才而

不咎之也

太祖以琳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觀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爲尚書明帝即

征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觀上疏曰夫變情

厲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

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

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

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

所由來也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

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

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



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  
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  
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  
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  
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  
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  
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  
有金玉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

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  
約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  
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  
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  
宜君臣上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  
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  
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  
當得雲表之露以飡玉屑故立仙堂以承高

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  
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  
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爲五官將文學

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

曰叔向不坐弟處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

廙表論治道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  
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  
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孝者蓋亦無幾其服  
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

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  
使之然耳况長吏已下群職小任能皆簡練

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介而  
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

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爲政者亦以其  
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

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  
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

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  
非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

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  
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

之不巳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羨關而從  
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

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  
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

年揔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廢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茲譽妄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也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

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

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德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之曰欲案行

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迴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功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

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  
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  
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  
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  
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  
足以識異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  
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

納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  
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  
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  
朝廷之議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  
容不飾衣裘弊壞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  
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饗  
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心

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

行則容隱偽矣

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已志險隘

非聖王所以陶冶萬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為侍中後有

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

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

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此損

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

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

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

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

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聖恩

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

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

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

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  
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  
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守  
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  
部曲不附太祖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  
郡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  
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

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  
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  
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  
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  
人耶太祖曰夫唯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  
非凡人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  
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  
石之弩不爲覬鼠發機萬鈞之鍾不以蓬撞

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  
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  
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  
各有所司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  
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  
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  
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昔叔孫通用羣盜良

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謝於柔文  
帝踐祚轉治書執法時人間數有誹謗妖言  
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  
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  
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  
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  
言誅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



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  
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  
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時獵法甚峻而典農  
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  
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  
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  
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  
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  
毀法乎重復以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  
京名即還評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阼遷侍中帝  
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  
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  
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  
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  
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

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  
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  
慮安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  
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  
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  
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  
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  
希出明帝即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

於主制斷時政太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  
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  
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  
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身自有  
本未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  
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  
節者耶穴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  
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

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  
效力不貴虛名也昆寶亮直然性剛而專聖  
慮所當深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  
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  
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  
之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揔觀季世  
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

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  
誓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  
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  
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  
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  
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  
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  
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

王聖主以諷諭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  
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遷少府後  
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臯議以為致治  
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  
此忘治之甚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  
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  
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  
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

體者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  
去四甚帝既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  
閣臯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  
高麗以雕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  
廊紂為傾室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  
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  
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  
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

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巍巍大業猶  
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  
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  
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  
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是爲  
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  
肱有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  
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

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  
有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  
其忠言手筆詔荅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  
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  
景王不儀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  
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不聽泠州鳩對  
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

永監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  
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  
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之休也是日帝幸  
上方隆與下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  
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  
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  
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殞大鍾

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安在廢  
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  
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  
殿災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獲之義乎對  
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雖率禮脩  
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  
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

殿起也上天降鑿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  
人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  
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  
室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  
夫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  
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  
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  
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

年也豈憚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  
於是帝改容動色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  
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  
芳林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  
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  
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  
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  
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䟽切諫曰

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災眚之甚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今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有違災異旣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

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



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約儉  
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  
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  
况今天下雕弊民無僮丐之儲國無終年之  
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  
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  
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  
一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

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旣得之而又  
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  
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  
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  
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  
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  
桎二世用之秦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其  
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

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  
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  
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二  
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  
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  
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  
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

為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  
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  
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  
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  
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  
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  
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  
牆之內可選諸王使軍國典兵往往恭跼鎮

撫皇基翼高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  
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  
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歷下有怨  
歎則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  
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  
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為護烏丸校尉

魏略曰鮮

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

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  
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  
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  
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練

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為涼州刺史西域流  
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  
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  
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嘉平六年朝  
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

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仲遂

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者

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  
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  
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  
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  
之累悔吝之咎語曰知足則失所欲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  
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能保世持家永  
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

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  
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  
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善終朝華之  
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是以大雅君子  
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  
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  
伐自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

者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  
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  
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  
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  
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  
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必所試以  
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  
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

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  
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  
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  
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  
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  
加人也報者滋甚不如默自脩也諺曰救寒  
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  
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

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

敬外怒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之遵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

會為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

以會為司徒會內有異志因劉艾承制專事

密自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

辨指指微多於是檻車徵艾既會而統大眾

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

謀反諸軍兵殺會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

責之曰往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而輒收葬若復相容其

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骸埋齒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

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

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為穢獲所笑豈人賢所掩哉王

悅之與宴談而違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

非存生也尋其義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之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

禮而遣可謂明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